

杜鹃握手

张锐强
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杜鹃握手

张锐强
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鹃握手 / 张锐强著. — 济南 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209-10648-1

I. ①杜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7404号

杜鹃握手

张锐强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邮 编 250001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印 装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70mm × 240mm)
印 张 21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
印 数 1-20000
ISBN 978-7-209-10648-1
定 价 2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白 板 / 1

一 饼 / 6

一 万 / 27

二 饼 / 52

二 万 / 70

三 饼 / 95

三 万 / 106

一 条 / 132

四 万 / 149

二 条 / 162

五 万 / 177

三 条 / 185

六 万 / 203

红 中 / 223

四 饼 / 244

四 条 / 255

七 万 / 273

东 风 / 283

西 风 / 301

北 风 / 304

附 录 / 313

后 记 / 327

白 板

1

1938年夏天，日本鬼子轰炸了我的老家，河南信阳县的李家寨。老辈人都说，这事儿怪我六姥娘。他们说，本来鬼子的目标只是十几里外的鸡公山，因为老蒋在上边。眼看鬼子就要打到武汉，身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自然要有所作为，于是便召集高级将领上山开会，研究部署防御策略。比起武汉，鸡公山不知道要凉快多少倍。

据说小鬼子的飞机本来飞得很高，怪就怪我六姥娘。她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跑反的时候仰起脸。她的脸那么白，一下子就耀了鬼子飞行员的眼。于是飞机开始朝下扎猛子，像要蜇人的蜂子那样疯狂啸叫，扇下一颗又一颗的羊屎蛋。那羊屎蛋见风就长，落地时已变成山羊大小，砰的一声地动山摇，血肉四溅。

最早说这话的那个老人，村里人都管他叫老长辈儿。没有人能说清他的确切岁数，他的具体辈分也常让孩子与新妇发晕。于是大家都管他叫老长辈儿，人无论男女，年不分老幼。这人我还有印象，脸颊深陷，须发一派暗白；身薄如纸，似可迎风飘摆。两条腿恰似他手中的拐棍，一把就能攥住。无论严冬酷暑，瓜皮帽从不离头。平常总是闭着眼，仿佛不是倚在室内吱嘎作响的竹椅上，而是懒洋洋地沐浴在阳光中。可眼虽然闭着，却并不耽误他喊出人名。孩子们因而都很惧他。觉得他身上带有鬼神气息。

对老长辈儿的印象，始于同时也结束于我的第九岁。放假后，我去姥爷家玩

儿，他领着我给老长辈儿送饭。顺便说一句，老长辈儿由全村轮流照顾，所以他的瓜皮帽不管啥时候都是干净的，并无想象中的油光。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，这么大个村子，也难保没几个不孝之子。但是奇怪，那些人可能对父母不够孝顺，但老长辈儿的衣食，却丝毫不敢耽误。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
村里有这么个人，我当然知道。但进他的门，那还是头一次。那种黑色的窒息感我永世难忘。我仿佛突然双目失明，眼前飞舞着无数个小黑点，正中间带着白斑。将这归结为刚从室外进入室内的视觉错乱，理由存在，但不够充分。我记忆的底片上清晰地留有某种奇怪的无法准确读出的信息。它伴随着一声苍老的寒暄，令我猝不及防。

“银？是银来了吧？”

“老、老长辈儿，是，是银、银来给你送饭。”姥爷一直口吃，这都是日本鬼子的功劳。

“呵呵，银是来的稀客呢。你也来服侍我？真晓得阳道！”

此前从未交一语，老长辈儿竟也知道我的乳名，神奇。笑容在他脸上绽开，嘴随即变成空空的黑洞，那感觉无法令人愉快。如此黑暗的背景映衬着关于六姥姥白脸的传说，真无法想象是何等的强烈。

夏天的夜晚，天气凉爽下来。大人们搬着凳子，到池塘边的枣树下乘凉。水牛在旁边反刍，间或喷两下鼻子，出口大气；晒了一天的荷叶，将带点儿苦尾儿的暗香散入鼻腔，落下清凉。下湾里零落的灯火，在黑暗中孤独地亮着，遥远而且稀薄。我出神地看着远处，传说中六姥姥那白亮亮的像镜子一般的脸膛，便慢慢穿透童年的无聊夏夜。

山区孩子的漫长童年，也许只是一个人物，一段故事，或者两句话。若无六姥姥传说中的白脸，我简直怀疑记忆的芯片能否储存岁月的单调。而凭借这个传说，我的童年从未凋落。我必须搞清楚，究竟是鬼子的眼睛尖，还是六姥姥的脸蛋白。高中毕业后我之所以考了军校，不能说跟这毫无关系。就是在重庆念书期间，我自以为找到了答案，认定那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夸张。那是在两路口鹅岭公园的望江楼上。我心怀鬼胎地站在一位洛阳女儿身边，打算将她从女同学发展为女朋友。奇怪的是，明明我的主要目标就在身边，心思却依旧不肯老实，飘飘悠

悠地回了老家。从楼上鸟瞰，路人的脸蛋说是蚂蚁确实有点儿不负责任，但终归不会比黄豆更大。那种亮度，不可能引起鬼子的注意。除非他真是鬼，而非人。

但最终证明，错的还真是我。所可叹者，等我耗费二十年走到正解门前，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我隔壁，从未走远。

2

如果说童年像作业本，由无数方格组成，那么所有关于六姥爷的方格都是空白。因他死得很早，在1946年的初夏，日本投降不久，国共尚未大打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他这个主力团长在战场上九死一生，不知摸过多少回死神的鼻子，最终却死于一桩和平时期的荒唐案件。这个我从未谋面的长辈，好似恰如其分的背景，也不动声色地衬托着六姥娘传说中的白脸蛋儿。

揆诸情理，比六姥娘的白脸蛋儿和六姥爷的离奇横死更加重要的事情，这世上实在不知有多少。但是此刻，重新回到疑问的门槛之前，我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简单。时间对生命仅有的仁慈，就是在记忆的网眼前留下一两个难忘的人，三五件难忘的事。它们就像心灵的伤口，永远不会消失，只能被偶尔遮蔽。无论何时你随手打开久闭的门，它们便会扑面而来，带着过于陈旧因而显得无比清新的气息。比如当我年过四十，还必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。

大学毕业后我留校读完硕士，就地当了军法学教员。副教授之前一片坦途，此后便陷入泥淖，职称悬于百尺竿头，无法再进一步。因为没戴过博士帽。就这样，在已有大学同学当上博导的背景下，我不得不选择读博士。而最终导师布置的学位论文很有新意：我们必须找到一起早已判决生效的案例，鸡蛋里面挑骨头，挑毛病找问题，然后以被告律师的身份，重新拟定辩护意见。最终的答辩，相当于法庭辩论。当然，军法案例要么涉及军事机密，要么关系政治隐私，为避免麻烦，大家肯定不会找近期的，时间跨度至少也得二十年。还有人甚至打算直回民国。

我感觉导师这样的布置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。好像他曾一眼看穿我这个年



龄最大的弟子的童年。就此回信阳既能堂而皇之地做官费旅行，又能顺便揭开六姥姥的谜底，填满六姥爷的空格，两全其美。老板，你真伟大。离开之前我这样跟他说道。

以往回信阳不过几天，来去匆匆。这次回去则要小住，至少也得两个月。世上的很多美好都经不起审视，包括乡情。我伤感地发现，二十年后故乡对于我已日渐陌生：亲人老去，膝前无以承欢；故旧星散，记忆何从收拢。对于城市的怀念，起始点和落脚点其实都在于人。跟别的城市一样，信阳的建筑越来越高，马路越来越宽，灯火越来越亮。这些不能说不好，但因为缺乏熟悉的人物承载，璀璨灯火之后的窗户里并无故旧，一派空洞，干卿何事。在宏伟的浉河桥前，我已非亲切的归人，而是落寞的过客。

尤其不能适应的，还是信阳的赌。当地说法叫来牌。要么纸牌，打黑七；要么雀戏，搓麻将。就这么说吧，在信阳开饭店，可以没有饭桌，但不能没有牌桌。本地饭局一般都是三段论：上半场是赌，下半场还是赌，饭局不过是中场休息。我经历过的一次同学接风更为极端：有人面对满桌子菜竟然不肯坐下，宁肯端着饭碗站着吃。在延续千年的饭桌礼节跟前，他久坐疲劳的腰部的休息，显然要重要得多。

凡此种种，都无法令人如坐春风。于是喝过几顿接风酒之后，我赶紧辞掉应酬展开工作，手持学院政治部的介绍信，到军分区查找相关档案。希望故纸堆能重新封闭生活，将那些令人不快的感觉砌在墙外，以便在有生之年，总能带着亲切回望故乡。

卷卷档案尘封已久。泛黄的纸张，淡化的字迹，传递着时间的沉重压力，足以堵塞肺腔。我站起身来，将档案拿到窗前，打开窗户，使劲儿拍打几下，仔细看看，并无多少浮尘。它们早已固化其上，黏结在边角处。关上窗户的瞬间，玻璃的闪光突然接通内心深处某条记忆的导线。仿佛耀眼的就是六姥姥的白脸。仿佛我兴师动众地回来，不是为了前途大业，只是为了童年怀想。

六姥爷命案的具体细节我并不清楚，只是恍惚听说过。因为所见世的人们都已亡故，所闻世的人也正在老去。我二十多岁便考出故乡，离这件陈年旧案距离自然更加遥远。只是偶尔会觉得冤。怎么说呢，六姥爷出身于大家族，其父李玉

亭曾经富甲一方。开过炉房，办过钱庄，出过报纸，当过道尹，黑白通吃。那时在整个豫南，提起李八爷，人人都得敬三分。就连冯玉祥北上、吴佩孚南逃，他也是必不可少的座上宾。可惜生逢战乱，崛起快败落更快，所有的财富都被战火和鸦片烟灯烧光。六姥爷去北平求学时，几乎已经一文不名。但他参加革命后，又迅速成长起来，抗战期间当上团长。遗憾的是，这个既不贪又不腐也不霸的抗日英雄，竟然未得善终。好赌而且善赌又并非死因。

我当然会感觉遗憾。谁不希望祖上阔过？诗仙李白都自命为飞将军李广的后代，诗豪刘禹锡也非要跟中山靖王攀亲，我岂能免俗。无论如何，这份论文，我决心要好好做。

档案虽然陈旧，但又相对完整：有六姥爷的完整陈述，或曰自辩；日本军医老范整风期间的思想汇报材料；六姥爷部下的证词；六姥爷的两本日记；组织调查材料；其余的旁证。

历史突然之间打开沉重的大门，向我露出一丝缝隙。光线穿越尘柱，照亮幽暗。我的思绪随即就着这道微弱的光亮，盲童触摸盲文般徒劳地寻找真相，就像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失散已久的初恋情人。一切事物都有神圣性，只是因为我们手指的触摸才变得污浊。历史尤其如此。许多闪闪发光的东西，其实只是黑洞。我当然不会这样。我只是还原真相。

然而努力并不总是通向成功。我的论文未能通过。那些专家不肯接受我的无罪辩护。我很沮丧，也很愤怒。客观地说，论文虽然多少有点儿主观因素，有点儿感情成分，但并不过分，完全符合律师的职业道德。我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二十多万字白费。为了废物利用，我决定将它改成小说。就是即将呈现的这些文字。

请相信，在必需的转述中，我将尽力保持原貌，绝不利用动笔之便夹杂个人色彩，就像成年人绝对不会在油漆未干的墙壁上留下手印。

一 饼



1

刚到北平时，你已非富家公子。你很清楚，以往的生活不能继续。临行的盘缠差不多就是家中最后的积蓄。这些年来兵荒马乱，南来北往的军队无不要求当地协饷。虽然先有炉房后有钱店，信阳小李家实力雄厚，但依旧架不住虎狼之师的血盆大口。尤其是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的信阳围城。信阳被包围的四十八天期间，和盛钱店收兑的豫票台票全都沦为废纸。经此浩劫，你们家的败落势不可挡。

所以第一顿北平饭，你想吃得简朴些。从前门火车站出来，肚子早已空空如也。走进路边的饭铺问问，炸酱面最便宜，只要四毛钱，你便要了一碗。端上来再看，的确算得上实惠，面有一大碗，美中不足的是作为卤子的酱看起来不够多。黑色的酱团搁在白面之上，就像个点缀。挑一点儿尝尝，味道还不错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入乡随俗吧。你随即吃将开来。一口面条，就一点儿酱。吃着吃着，忽听伙计扑哧一笑：

“先生，您刚来北平吧？”

“是啊。我要来考学。”

“头一回吃炸酱面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味道怎么样？”

“酱少了点儿。”

“先生，我告诉您，炸酱面不是这吃法。您啊，把酱拌开，拌匀和再吃！”

你不觉红脸。按照伙计的指示把面拌好再吃，味道果然更有不同。虽然不比信阳老家的咸面条，既软和又有菜，但也别有风味。

2

陆军上将靳云鹗，与你父亲李玉亭有旧。他在鸡公山上的别墅颐庐与李家的房产比邻，二人更是多年的牌友。自从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于归途，北洋将领都像被残秋揪落的树叶，靳云鹗也不例外。那时他已彻底淡出，借住西山休养肺病，几个儿子也在北平念书。你此番北上，第一站就是要投奔靳家，请他们指点照应。这也是靳云鹗跟你父亲之间的约定。让你来北平念书奔前程，本是靳云鹗的提议。他已经看得明明白白，你们李家气数已尽，必须另谋他途。

你放下饭碗便直奔西山而去。轿车亦即骡拉的篷车坐着更舒服，但需要预订；趟子车只停在城门门脸处，还得等人坐满。你只能雇辆洋车。靳云鹗住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生、银行家冯耿光的别墅里，而冯是有名的梅党，此前老把房子借给梅兰芳消夏，故而周围百姓都不知道冯宅，只知道梅宅。费了不少口舌，你才弄清原委，找到地方。

靳云鹗驻扎信阳时，你还年幼。对于上将靳云鹗你基本没有印象，但对于麻将桌与烟榻上的靳二哥，你倒是记忆深刻。你父亲总是称他二哥。虽然他的确统领过千军万马，但在你眼里这更像个传说。你几乎没见过他的戎装打扮。屈指算来，几乎已经过去十年，此时的二伯已经垂垂老矣，瘦得脱了形，你险些没认出来。

陌生的北平，陌生的别墅，陌生的二伯。你说你感觉空气黏稠，关节僵硬，不能自如，尽管靳云鹗对你这位贤侄并无轻慢。还好，这座别墅内不仅有鱼缸前面行将就木的上将，还有石榴树下刚刚开始哥们儿。靳家的长子怀刚此前多次上鸡公山避暑，是你曾经的伙伴。虽然也是多年不见，但毕竟有过共同的童年。



激活年轻的记忆，自然要容易许多。

“你想考哪所学校？大老远赶来，想是已有目标？”

“北大或者清华。”

“北大清华的考生太多。你猜猜去年有多少人报考北大？不算外地考生，光北平本地的就有四千！他们录取多少呢？统共两百！我看呀，你别光盯着清华北大，多报几所学校。师大，师范大学也是国立学校，不好吗？”

“本来我也想读师大的。家父的一生遭逢，已让我对做官经商望峰息心。能走的路，要么行医，要么教书。我倒是希望教书，开启民智，但上回报端闹得沸沸扬扬，国府命令师大停止招生，后来还有停办师范大学的议案。报它，能行？”

“校长李蒸据理力争的护校运动，你就没有看到吗？放心吧，仅仅停招一年，随后一切正常。你可以同时报考师大、北大和清华，哪个录取上哪个。”

3

怀刚推荐师大，其实还有更深的原因。国立大学也分三六九等。比如学费，清华北大每学年都需二十元，外加每学期一元的体育费，师大便无此项目。初入师大时缴的二十块钱只是保证金，毕业时全部退还。除非你自己申请退学，或被勒令退学。这点儿钱看似小数目，但靳家很清楚你当时的状况。

你同时报了北大和北师大。两所学校的笔试内容迥异，但面试却有相同的问题：你崇拜谁。这个问题让你颇为困惑。你的本能反应是上帝或者耶稣。虽然受洗时你只是鸡公山里的懵懂少年，不晓世事，但周末的聚会礼拜，就叫主日崇拜。这个字眼在你心目中完全附着在神身上，不适用于人。尽管这些年来你已经很少去教堂。

我们的中学时代都经历过党化教育。国父纪念日、总理纪念周，等等。宣扬开明专制。主张一个国家、一个政党、一个主义、一个领袖。《前途》《中国文化建设》《人民周刊》《社会主义月刊》《中国革命》《新社会》等许多刊物，

都抨击英美自由主义、功利主义毒害中国青年，主张模仿德意法西斯，复兴中国民族。但这种灌输在你心中未能扎根。你并不反感孙中山，可也谈不上崇拜。民国十五年信阳围城，岳维峻的老陕死守，吴佩孚麾下的鄂军猛攻，战事整整持续四十八天，信阳一片糜烂。守城的老陕完全不是军纪太差，而是根本没有军纪。他们可全都号称国民军，自命为中山先生的信徒。尽管孙中山早已辞世，国民党刻在信阳城墙上这个最深刻的记号依旧无法抹去。那就是历史的账单。

以上帝或者耶稣为答案，你当然也没有想过。你清楚地知道，这不是考官需要的。你报考的毕竟不是有教会背景的燕京大学或者辅仁大学。怎么回答呢？你一时语塞。

神奇的是，两处考官的提示反问也都一样：“怎么可能没有崇拜的人物呢？比如斯大林？希特勒？或者墨索里尼？”

你一个都没选。这三个名字你当然都曾风闻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本来不甚了解，不讨厌也谈不上喜欢，但张学良从欧洲回来后也极力鼓吹法西斯，推崇墨索里尼。因此缘故，你心里只有抵制。丢了东北的不抵抗将军，能出什么好主意？

在北大的考官跟前，你的答案是谁都不崇拜。怀刚知道后惊叹不已：“这你还不懂？他们预期的答案非孙即蒋，以蒋为佳，你随便说一个不就行了嘛。”你摇摇头道：“那怎么能行。你是不知道民国十五年的信阳围城。守城的祸害可都号称国民军呢。”

好在两处考试的时间有间隔。后来到了北师大的考官跟前，你想想怀刚的提醒，又想起一年前的长城烽火，遂有了灵机一动的答案：二十九军。考官闻听愕然，追问缘故，你答道：“也不是二十九军，而是他们在长城上挥舞的大刀片儿。”

喜峰口罗文峪的惨烈与光荣，报上曾有连篇累牍的报道。答案出口时，你眼前又泛起了童年的记忆。当年冯玉祥在信阳驻军，留下了许多故事，跟你们家也多有交集。你当然清楚，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，便是当年冯玉祥十六混成旅的余绪，如今驻扎察哈尔，咫尺之遥。

不知道面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结果。最终你收到的是北师大的录取通知。虽然小有遗憾，但在我看来却是上天的成全，否则我们俩怎么可能相遇？这世上有太多太多原本不相干的人，突然之间就成了左右我们生活的变量。

4

学校在厂甸，紧挨着琉璃厂，再往南一点儿，就是高君宇与石评梅的陶然亭。吃完中饭，你经常出门走走，逛逛琉璃厂。文玩你没兴趣，主要是买书。有个周末，你在书摊上发现了一本《当代世界三大怪杰》，封面上印着三个头像。打开一看，原来他们就是斯大林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。想起面试时的提问，你便信手买了一本。

你带着书到饭铺吃饭。一份炒鸡子外加一份紫菜汤，竟然只要一角钱，可真是便宜。在信阳老家也不止这个价吧。你想都没想，便点了一份。菜与汤都有了，饭呢？不需要再点，米饭花卷管够。

等待无聊，正好有新书消遣。可菜一上桌，你的眼珠子好险惊落于地。伙计端上来的，分明是一盘炒鸡蛋。在你们老家信阳，很多东西后面习惯带个“子”字，比如鸡子、鸭子、狗子、竹子、笋子。鸡子是鸡子，鸡蛋是鸡蛋，完全两个概念。

“我要的是炒鸡子，你怎么上了炒鸡蛋？”

“这就是炒鸡子儿呀。炒鸡子儿，还不就是炒鸡蛋？”

有了上回炸酱面的教训，你立即反应过来，没跟伙计叫嚷。怪不得这么便宜呢。你自我解嘲地嘟囔道：“什么规矩嘛。鸡子就是鸡子，鸡蛋就是鸡蛋嘛。”

忽然有人笑出声来。你扭头一看，是两个女学生。一个略显年长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披肩，神情洒脱；另外一个眉眼神态明显稚嫩，像个小妹妹，垂着小辫，清新可喜。



挑灯看剑梦吹角，
帅才无奈做词人。

茫茫宇宙间两粒粉尘一般的微小物体，竟然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相遇，我实在没有合适的词语用来浩叹。我更想不到在你眼中，对我是那样的印象。你说小妹妹还是留了面子的。事后回想，你说你甚至还想起过稼轩词：溪头卧剥莲蓬。谢天谢地，你没有念出前面半句。

当时的我哪里知道这些。我本能地笑道：“又是外地来的。”你略一犹豫：

“外地来的未必没有见识。家父好歹也曾任过信阳道尹。”我闻听立即笑出声来：“道尹？好大的官呀。信阳又在哪儿？”

“马老板的《四进士》都没看过？上写田伦顿首拜，拜上了信阳州顾年兄。鄂豫交界，武昌汉口的后花园。道尹的确不算啥大官，可火烧赵家楼，前任信阳道尹的公子，可是曾经躬逢其盛呢。”

“前任道尹的公子？敢问是哪一位？”林颖问道。

“陶希圣。现任北大教授。同为道尹之子，人家能到北大课徒，我就不能来师大念书？”

“谁说你不能了？南方人。”我又笑出声来。

“从南往北，过了武胜关就是中原，你懂吗？他是南方人，我不是。我是中原人。”一张嘴对付两个人，更兼对方是两个丫头，你的忙乱可以想见。而你所有的狼狈，都是我快乐的源泉。

林颖微笑道：“南方并不矮人一头。北伐军从最南边的广州兴师，最终定鼎天下。”

“对嘛。到了北平这地界，再往北哪还有地方？不都叫日本鬼子占了吗？北方人怎么样，也守不住自己的家园。”

话里的火药味并没有呛住我们，你一定没想到吧。林颖跟我对对眼神，我们俩的表情全都放松下来。那时的你当然不知道我因何发笑。区区道尹，实在是小菜一碟。我外祖父曾经两度出任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，可我丝毫不想提及他的名字。我希望跟他毫无瓜葛，可惜这并非我能决定的选项。当然，我也是事后才回过神来，你并无拿道尹职位或者家世背景说事儿的意思。无非是担心离家千里受人欺负，情急之下，顺手抄起稻草也要当作武器。

我们知道了你的名字：李世栋。知道你跟我同级但不同系，咱们都比林颖矮一级。林颖扫一眼你新买的书，便断言道：“这书不适合你。你应该多读读这个。”随即递去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。

那时你并未注意到我。或者说，对我完全是伶牙俐齿尖酸刻薄的坏印象。而林颖的行为举止自然爽快，好像这并非素不相识的偶然邂逅，而是几十年前的故人重逢，完全是姐姐的语气。所以你对她更有好感，回去仔细读了《大众哲

学》。你从书中知道了一个新鲜词汇，唯物主义。

遗憾的是，这本书总体上你并不喜欢。

5

《大众哲学》搁在身边，总像个无声的敦促。还是肯定要还的，否则哪有理由再见我们？可如何归还，也是问题。女生宿舍是禁区，来我们的教室也会承受无数的目光压力。你只能学习宋国的那个农夫，将书带在身边，时时留心处处注意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们成了撞树的兔子。

你首先见到的不是林颖，而是我。你嘻嘻一笑：“喂，南方人！”我回头看看，兵来将挡：“哈哈，鸡子儿呀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这么爱报复。”

“你应该夸我的记忆力。”

林颖道：“行了行了，别斗嘴了。她就这脾气。说说这书吧，你有什么感想？”

你微微摇头：“没啥感想，我不喜欢。”你说你的语气虽然干脆，但话一出口，心内又不自觉生出些许歉疚。为那过于爽快的语气。速度即是力量。

“关键是要弄懂其中的道理。真理往往不受人欢迎，但真理就是真理，无论你喜欢与否，它都会起作用。”林颖看着你，眼睛睁得很大。你想物归原主，林颖却不肯接下，“这书是送你的。你可以借给别的同学，谁愿意看给谁。”说完不等回应，便拉着我离去。

守株待兔只有这个结果。我们再度见面，是因为奖券。

那时我们并不清楚国家已经在暗中对日备战。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和黄河彩票在街头四处叫卖，但我们从未将之与抗日联系起来。奖金非常高，头奖五十万，二等奖二十万，但售价也很可观，每张十块。这可不是小数目，相当于北大清华一个学期的学费，可以买五袋两百斤面粉。绝大多数同学每月的伙食费都不足十元。即便在街上的饭铺，两毛钱也算是贵族吃法，可以吃到两菜一汤。

要是吃面则更加便宜：三碗面皮只要六分钱，小碗麻酱四厘。无论你有多大的胃口，六分四厘也能吃饱。

可你不仅买了，还中了五十元的奖金。你买的是黄河彩票。河南人嘛。所以这结果令你格外开心，一定要请我们看电影。确切地说，是请林颖，名义是还《大众哲学》的人情。东富西贵，南贱北贫，师大正好在皇城西南。西城的“中天”和“中央”这两家影院离学校近些，票价也便宜，但你宁可舍近求远，要请我们到最好的影院，东安门外大街上的“真光”。那里最为宽敞，可以容纳八百观众，设施也高级。影片分三个档次：专利特轮影片，独家放映国内外的各类获奖电影，票价六角到一块五；多家共同放映的头轮影片，票价五角到一元；即便是档次最低的复映片，也得四角，对于学生而言可谓奢侈。

你要请我们看的当然是专利特轮影片：《倾国倾城》。我闻听眼睛一亮。爱看电影的人，谁不喜欢“真光”？然而林颖看我一眼，满脸惊愕：“看电影就看电影，干嘛非要去‘真光’？路远，票也贵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的黄河彩票中了彩，五十元呢。”

我插嘴道：“占国家的便宜。”

“用词不当。这叫支援国家建设。历朝历代，治黄都是急务大事。不要考虑价钱，主要那里放的电影最好看，是《倾国倾城》。”

我期待地看看林颖。林颖道：“你最近重读过《大众哲学》没有？有没有新的感受？”

“书已经送给同学，我没法还你，所以才请你们看电影还情，哪有机会重读？”

林颖微微一笑：“我们周末已经有约，没有时间。等你重读过《大众哲学》，再来请我们吧，咱们可以顺便交流交流看法。”

那一刻，你满脸的失望几乎将我照亮。它们不似老人脸上的皱纹那样外在，但却像国画的背景，即使在水墨未到处，也有一片氤氲。这让我心里颇为不忍。我甚至很想告诉你原因：那时在林颖眼里，你还是落后分子，带着纨绔子弟的浓烈印痕。我们无法想象，即便在大学校园里，你还赌博打麻将。因我们并未想到，你需要以这种方式来支撑学业。赌场牌桌就是你的主要进项，类似别人家的田产。